皇清経解

ロ仁12
478
79

78.

仁
478
79

門 D 12
號
卷

曰放勳

放勳與重華文命皆帝號也據史記爲帝名此孔疏所謂號謚之名耳至放勳之義則蘇傳訓放爲法言堯有可法之大功者得之

克明俊德

孔傳云能明俊德之士疏云使之助已施化此說不可易

九族

蔡傳較孔尤備但五服異姓四字當改爲異姓有服乃無弊

百姓

百姓謂諸錫姓之家畿內民庶亦包其中但不可用爲正訓耳

乃命羲和

羲和包下仲叔四人益此命同治厤於國都下文則命分往四極之地考驗也

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星謂二十八宿若水火土金水五星則三代以前不用之步厤蔡兼說非是　舜典七政非謂日月五星也詳見後

辰漢書謂日月所會而建所指也此說本劉歆二義須兼用厤謂以數推之象謂以法窺之數卽九數中差分贏朒不足旁要諸數法卽渾天圖象與諸測驗之器凡皆所以爲定時之本也時字不與人字連古人自名厤日爲時孔子謂行夏之時卽此時也

漢律厤志引此文師古曰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此說最是星不必兼歲星斗星辰不必兼建所指○凡經傳專言星者皆指二十八經星若五緯則必各舉其名國語星在天龜律厤裏以爲晨星乃脫文非專言星也至辰星並言之專爲二十八經星觀分命四節卽可知也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或云從來考景之法撽在日中若初出方納之景則太長而不可測蔡謂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秋分

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乃誤會考工及周髀之文而有是說不知彼以正四方故須昧出入之景此以定二分則必于日中較其景之長短各有當也彤按蔡傳固不精鑿而此說則尤謬本文明有出日納日之文不得云定二分亦在日中矣且賓餞之定二分其要在推測日出入之方位以驗其所在次舍耳于景之長短固無與也何必于日中測之哉暘谷立表正當卯位昧谷立表正當酉位故必出日之景當表西納日之景當表東于南北皆無少欹邪則日躔正直卯酉之中而春秋分可定此賓餞二句確疏也

平秩東作

東作林解謂萬物發生于東非取農作之義作如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之作此說勝孔蔡東作之物如夏小正所載榮黃柴繁由胡月令所載桃始華之類是也

平秩者均序其東作之物而一一考驗之益萬物有正當仲春間作者或至是而不作或已先作則不得仲春之眞須更考驗故平秩句亦主殷仲春言也

延芳按神農作耒耜以耕作益取諸益益初九利用爲大作正謂農作蔡說似不誤

以殷仲春　以正仲夏

漢律厤志曰分至者中也時中必在正數之月益言初氣可入前月中氣必在本月耳若中氣將入前月卽置閏以裁減之堯典曰殷曰正乃謂分至必在四仲之月也

分至時之中也四仲月之中與時之中雖日數不
能無參差而氣朔則必相直故造厤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
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義也殷本訓中正對偏言
要亦中也蔡傳所謂陽中陰中午爲正陽位子爲正陰位者
于本義尚屬寬泛
廷芳按後漢志亦謂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
爲閏月

敬致

致謂測景以窮致日之所在也明都立表乃在中國之極南
正當日道之下必是日日中測景景全藏表足無分寸可見
則日躔直午位正中而夏至可定矣明都夏至之表無日影
蔡引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爲證非是
致日之時不專指夏至之一日須通是日前後言之實餞並
同益論厤成而考驗日景則正當分至之一日足矣若論造
厤則必分至前後日加考驗然後可以得分至之真也
求分至原以殷四仲然經言殷分至則蔡以
春分陽中秋分陰中解之亦非正義
廷芳按元史天文志許衡郭守敬等作授時厤測驗共二
十七處至爲詳密可得明都日景與地中日景之說

平秩南訛

平秩東作驗氣之生平秩南訛驗氣之長袁了凡謂春生之
氣惟東方得其眞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眞故各就其方而

考之是也作訛成易俱就草木言若鳥獸更有末句在也
平在朔易
朔易謂萬物盡伏將更新也史記作便在伏物伏物是朔字
意而易字意則無之
前三節俱言平秩而此獨言平在者生成變化俱在目前但
須次序之而已若朔易則草木歸根氣已伏藏非詳察不能
驗也故獨異其文云
以周禮冬夏致日之文準擬堯典則仲冬不言敬致者特蒙
南方之文而互見耳未必盡如朱子許氏之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命羲和考驗分至以正四仲月然後季孟月可推而十二月

與二十四氣靡不相直但不置閏月則氣朔餘日無以消息
其盈虛而四時猶不可得定歲猶不可得成也故復命之置
閏云其法則孔疏蔡傳及金仁山之說備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考驗日星民物固所以殷四仲而政令實從此而定如所謂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草木
節解而備藏之類古人率作興事皆用以爲候造厥既成書
于其上使百官得以順時行事而眾功自無不熙矣熙廣也
亦光明也史記所謂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札之類
是其事也○二句乃史官之詞非堯語
自分命至成歲皆定時事在授時之先厥象又在定時之先

允釐二句則在授時之後　定時卽造厤也授時卽頒厤也分命四節皆造厤之事姚承菴舜牧謂此實考驗以盡推步之術耳若謂厤旣成而分職以頒布則豈下文置閏成歲爲又成一厤耶

已上六節仁山謂堯初載事是也彤按史記厤書謂當時三苗亂德重黎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厤數失序是適當厤法極壞之日而羲和四子獨不忘黃帝顓頊之舊常故堯特命之掌厤事推步考驗以辨訛補缺革故更新而微顯精粗諸術無所不盡蓋厤法于是大備故古今中西治厤者總不能出其範圍云云

置閏一節玩其辭氣若自堯始創者意當時已廢閏不僅如史記所謂乖次者故云爾耶

克明俊德一節歷言內外之皆治是敎成乃命羲和六節結以庶績咸熙是政成也其本在明俊德命羲和而明俊德命羲和又本于欽明文思二句益君身爲用人之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璿璣玉衡卽堯典之厤象日月星辰但此則以象該厤耳天官書以璿璣玉衡爲北斗者乃甘石輩因周用斗建而附會之唐虞實未嘗用建也詳見余北斗齊七政解中七政伏生大傳以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彤謂天地人三者當易以歲月日合春秋冬夏爲七卽上所定之四時所成之歲下所協之時月所正之日也謂之政者貴各得其正也若五

星則當時尙未有步者余亦有說詳之齊七政謂以日月星辰之行度整氣交之日與月之正閏而不失四時之序以成歲也

夏小正云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周書周月云惟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又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夫月無中氣而指兩辰間則有中氣而指一辰可知月必以有中氣爲正若節氣往往跨兩月則斗柄亦兼指兩辰難以專屬偏指十二辰而二十四氣畢二十四氣畢而四時定四時定而歲成矣二書皆以斗建齊七政沿虞舜之法也天官書之說所以可從

延芳按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是也斗之名見夏小正注史記者以第一星爲魁第五星爲衡第七星爲杓乃本下三建之名名之星經則以第六星爲璇第三爲璣餘星亦各有名蓋璿璣玉衡乃北斗本名夏以後始名曰斗故夏小正有斗柄語其更名北斗者對南斗稱之也又按史記謂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建時節即齊七政之義

象以典刑　益稷所謂象刑是

朱子謂象者像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此說最確詳見語類孔蔡解皆謬

象以典刑二句象與流皆刑名也典主也言象所以主眾刑

而流則所以寬其象刑也象刑有五故流亦有五眚災皆肆
也故赦怙終皆賊也故刑肆謂有故賊謂心存傷害
惠棟謂象者五帝時書名也麻象日月星辰麻書也象以
典刑方施象刑惟明刑書也予欲觀古人之象八卦之書
名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
下之書皆稱象周禮六官稱六象縣于象魏魏收春秋傳
曰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象皆
書名也

汝平水土

命禹平水土與下命稷播穀同是終事意蔡于此獨云錄其
舊績乃仍孔傳稱前功之說所謂聾革未盡者也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禹號謂禹以所布于四海者敬承于帝也下文修六府
和三事乃所布于四海之事以是敬承于帝欲其戒董勸相
而俾之勿壞也蘇氏所駁非是惠棟曰先生既不信後出古
文則此條可刪廷芳以底本所載仍存之

撫于五辰

五辰即五行也以其分旺于四時故謂之五辰耳蔡竟以四
時訓之非是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治忽即蒙上六律五聲八音說治謂克諧而無相奪倫忽
則奪倫而不諧矣言即詩也五言謂五典之言納者入之樂

章出者播而用之也六律所以正五聲八音六律五聲八音
治則有以定五言之出納而詠歌無不諧故六律五聲八音
之治忽不可不先察也聽謂審其高下清濁之節○治如樂
記治亂以相之治周禮樂師治其樂政亂即忽也有疎忽則
亂矣○上段是作服禮之大者此段是定樂章乃樂之大者
明則欲其辨聽則欲其和也舊說揔于本文不協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疏引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
也是九州之外即爲四海其間更無餘地詳見朝南暨下蔡謂九州
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云云似九州外別有地迫于
四海然者恐尙未穩孔謂迫于四海從京師至四海尤未明
確此蓋蒙上句州字謂每州外迫四海之地又各建五長以
統制之蓋加意邊徼且防禦四裔也其地在九州之內五服
之外蔡于禹貢末又謂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
長者是已其言甚當而此註乃云九州之外蓋蔡以九州之
地盡于五服而未知五服之尙不足以盡九州故耳

夏書

旣載壺口

壺口在冀州岸大河其西北曰孟門爲河之上口西南隔岸
曰龍門爲河之下口相距一百六十餘里龍門之南山巨呂
梁皆正當大河之衝阻遏洪流河水所以橫溢冀雍間者由
此也故鑿通諸山而冀雍之河患乃息然經但書載壺口者

舉壺口以包其餘且在冀言冀例不得涉雍事也故施功雖并及雍而書事則專屬冀

治梁及岐

梁岐二孔謂皆雍州山而近日胡朏明禹貢錐指力主其說是大不然禹奠高山以別州境豈有冠以冀州而承以治雍之事乎蔡氏謂梁岐皆冀州山而以梁爲呂梁在今離石縣東北岐爲狐岐在今汾州介休縣其說是也但以二山爲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則離石去河一百五十餘里介休去河三百三十餘里誠有如錐指之所駁耳然朱子謂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誠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最甚則呂梁狐岐去河雖遠而河水東滾而來嘗爲受患之地故壺口事畢即及之此正所謂疏洩其積潦以爲耕作地濬畎澮距川之功也

壺口既載則河水無逆流橫出之患而呂梁狐岐之間水土漸平然向之積潦與小水之并入爲患者未盡去也故即疏洩之使近河二三百里皆安定然後可施功于汾水矣錐指謂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蓋亦思之不審爾

既載壺口自西南而東北則狐岐爲近而先治梁者以呂梁洪勢險助積潦爲害尤當急也

治岐之功於東南當自太岳之陰止

太原岳陽雖帝都所在然鮮舊嘗爲隄防以障水其勢尚可緩故施功在梁岐後也

錐指謂地勢北高南下河水阻遏孟門一派滾往河東者當從吉州而南此言殊近理然傳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則其勢要不止爲患于近地故呂梁孤岐雖在吉州東北三四百里而河水當倒流之時從南以北隨處橫溢遂延及二山之間亦勢所必至固不必斷自吉州而南也

蔡既以離石東北之呂梁爲梁山而復引爾雅梁山晉望春秋梁山崩呂氏春秋龍門呂梁未爲證則梁山不仍屬雍州乎宜爲錐指所駁也其引水經注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云

元上固離石之呂梁矣然近時閻百詩謂離石東北即今嵐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並無所謂河流則道元之說亦可疑也胥按酈注原文曰善無水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是呂梁洪之險原因善無水之激盪而不與黃河交涉其曰河流者亦所謂北人得水通謂之河耳特其下復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上益大禹所闢以通河則直以呂梁爲即龍門南之呂梁其誤莫可解矣

錐指謂呂梁之誤總由不知即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于他處此言固切中道元諸人之病然山名呂梁要非龍門南山所得獨專也按呂訓脊骨出字林梁訓橋盇凝山石橫亘之狀

以爲名故凡山之橫亘類脊梁者皆可受其稱龍門有呂梁離石亦自有呂梁也安必其相假乎

雖指又謂梁山卽呂梁又引水經注曰梁山卽龍門司馬彪注莊子曰呂梁卽龍門自雍州山言之語皆確當蓋呂梁雖屬梁山首然本一名而字有增減原可互稱呂梁之山雖總屬龍門之支然在禹時定總名龍門其析稱要出自後世耳

廐田惟中下廐賦貞仆十有三載乃同

廐賦貞金吉甫云貞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于上字下添二宛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近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于廐田亦中下也諸州之賦或多或少僅差一等故以錯字係于上下其義已明或異品則言上錯或有三等則言三錯至兗州以下下而升爲中下則既是異品又中間相去二等且適與田品同故遂變文言同也　作十有三載則土性復而人功備矣故得同于廐田也

海物惟錯

錯謂治玉石之具豫貢磬錯專用治磬此則治凡玉石者也林蔡二家解得之雖指駁云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此則謬甚矣諸州之所貢者豈皆異耶

成賦中邦

成賦當屬上咸則三壤爲句中邦當連下錫土姓爲句史記集解離斷如此恭本鄭康成　中邦錫土姓一句乃下數節

之綱領中邦二字與末四海對四海謂四裔中邦卽九州錫土姓謂有功者列諸五服及十二師五長中其德盛者則更錫之姓也

或疑以九州爲中邦則要荒已屬蠻夷不有閼乎不知要荒之蠻夷在中邦四海之蠻夷在徼外固各自爲類也安得有閼且此說亦本康成

朔南暨

東西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言暨者葢蒙上二句之文謂朔及流沙南及海省字可知也漸被皆過其境暨則僅及之耳雖指曰禹貢流沙地漢志以居延澤當之通典以燉煌當之夫經云西被而居延澤乃在張掖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彤

謂衣燉煌者固西被之流沙在張掖者亦朔暨之流沙也而所被所暨尙不盡乎此何則謂之流沙不過因沙土之隨風流行耳此本通典元和志若水經注所謂與水流行者特指居延澤而言耳故無論在西在北並得受其名竹書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此北漢槩稱流沙之切證然則凡沙土之環乎冀雍西北者皆禹貢之所暨所被也何乃更以燉煌居延爲去取哉此亦未明朔暨之義耳

南暨之海卽黑水所入之南海也

堯典南交在五嶺之外岸大海所謂荆州之南垂水經注所引尙書大傳爲虞南極太康地志者也漢初以其地置交趾郡後置交州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州以并荆州益州益卽梁

地非高鬱林合浦其餘蒼梧南海九眞交阯日南皆荆所并
本後漢書獻帝紀百官志是禹時交州本屬荆梁其與百越之在揚者同
爲南暨海之邊地無疑也雖指以九州大界南不踰五嶺者
非是雖指曰尚書大傳以交阯爲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是
交阯不可謂荆域也彤按大傳言交阯爲荆州之南垂而不
言在其徼外則固屬荆域之中矣其云幽荒之外者幽要也
見爾雅疏蓋言在要荒二服之外非謂并不屬荆域中也雖指說
誤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九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

儀禮小疏

士冠禮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案士有已仕者周禮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王制選
士俊士進士皆是也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已仕之士也所
引四民之士卽國之俊選未仕者也此士冠禮鄭乃主任職
居士位者古者四十强而仕何童子任職之有下記云天子
之元子猶士也蓋以王太子入學受教卽俊選之類則彼士
固指未仕者而此爲未仕者加冠之禮可知又案昏禮士乘
大夫墨車註云攝盛則未仕者而加仕者之冠亦攝盛無不
可也鄭專據周衰爲言誤矣近萬充宗亦辨鄭註但于士字

無確證耳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初儀賈疏謂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赦繼公斷自筮人執筴以下按此于筮遠日如初儀之下然後云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則不吉而弗筮遠日事未畢也筮席不徹也故特牲亦序宗人告事畢于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若非并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必於官戒乃退之下敘之矣赦說是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匣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

冠弁是主重于他器服故執之而不陳其序在陳爵服後者爲執以待事南面向賓於卽位行禮宜近也

兄弟畢衫玄

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無君謂凡未仕及去位者不貳采謂上下同色此云衫玄卽所謂不貳采也兄弟是未仕者可知鄭註無可議赦謂衫乃被服之別稱而以畢衫玄爲盡服玄端則何以不言畢玄端如昏禮之述從者乎而昏禮又何以既言從者畢玄端又言女從者畢衫玄而各異其文乎則衫玄之不得爲玄端明矣女從者畢衫玄亦降于女之純衣縓裷如兄弟所服之降于主人之玄端也純衣縓裷疏謂卽稼衣是士妻助祭之服蓋畧與士之玄端等

坐櫛設笄

亦贊者爲之

筵于戶西

上筵于東序少北者將成之而示之代也此筵于戶西者有成而以容尊之也皆主人意也故皆主人之贊者爲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贊者之洗爲酌醴而洗觶也觶實于篚篚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又贊者初位在房中冠三加之後仍入房而筵又近在戶西則洗于房中固其所宜萬充宗讀贊者洗爲句而謂就庭中之洗洗觶失之矣昏禮舅姑醴婦分南北洗固取男女有別之義此冠後醴子陳器位人多在房中行禮又在戶牖間故于房中洗酌本非爲分別洗也安得以冠禮無婦人與事爲辭若云篇中無北堂別置洗之文則上于側尊一無醴之下既云有篚實勺觶角柶此又云洗于房中則北堂之有洗亦可互見且少牢篇主婦洗于房中亦不言房中設洗而但言饌篚于房中與此同例特牲篇主婦洗于房中主婦洗尊于房亦無房中設洗之文故鄭直據昏禮記解之記云洗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此篇篚在服北次于醴篚之西當有洗洗之西則水也

興筵末坐啐醴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愚按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鄭註云上謂席端公食記云蒲筵繭席皆卷自末註訓末爲終孔曲禮疏云終則尾也此筵北坐南鄉則筵末似在東方士昏禮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又云主人改筵東上註云鄉爲神今爲人疏云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此筵是爲人

則筵末又宜在西方及觀鄉射席賓南面東上疏云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乃知禮席之爲人者欲席端向主人故筵末必在西也若曲禮則是平常布席既非席賓又別無爲神事故但隨陰陽坐之不嫌西上也此冠主在東席宜東上則以筵末爲西端是也必筵末啐醴者不敢當客位也啐醴之義于下經啐酒疏內詳之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東壁謂東堂下正東之牆萬說得之放謂時母位在東壁當然也鄭註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信若此言則母將亦如姑姊之在寢門內乎姑姊旁親不入廟可也父以成人之禮成其子而母不與知非母道矣故雖冠子無事不可不入廟俟見也取脯以見爲見也非爲脯也然必以脯者以脯而後可以見也冠于阼以著代而此仍降自西階不任代也不任代也者不敢也位于東壁蓋直主人初位之後于兄弟洗東之位則爲東北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子以成人見于母母雖尊之而不可以先拜若脯則父之所以禮其子者取脯以見不獨明其禮成且即脯以達父成之之意于其母母之拜受宜不後于子之拜送也而尊成人之道亦寓乎其中此禮節之要而義之至精者故若醮若殺並復言之餘說皆非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

疏曰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可知也近萬充宗申之曰父爲冠主賓以成禮理無不拜當三加既畢未醴之前時父在東序端賓在西序子卽是而拜無煩他適并不必降階故不著也敖繼公則謂不見父者以難爲禮也蓋此時冠者于凡所見者皆不先拜而答拜乃其禮當然爾父至尊也是禮有不可行故闕之耳又爲冠主雖不見之亦無嫌也不見賓者賓既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復行禮則幾于褻愚按經三加爵弁服纁裳緇袘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則服訖亦容出房而南面立矣南面立待賓醴也則無見父與賓之事矣若謂見于卒醴之後則醴卒便取脯見母不容見父而反在其後且見賓又當在何時醴之字之賓方爲冠者成禮皆非所以見也故經不著見父與賓者賓不之見也非省文也賈與萬皆非也其不見何也蓋見于母見于兄弟見于贊者見于姑姊皆冠畢而以成人見也所見者必先拜雖母亦寓之于受脯尊其成人而禮之也父爲冠主則成之者也賓與之加冠則爲其父而成之者也故皆不見也不見者不宜見也兄弟贊者雖有事助乎父與賓而已則以成人見無嫌也父成之而亦尊之故醴于客位賓成之而亦尊之故字之此皆經義之至密者也敖說近是而未得其要

歸賓俎

案有俎必有特牲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戒賓宿賓亦有擇人之義當亦用狗鄭云未聞而疏乃曲從之何

也

洗有篚在西

醮不言設洗者賈謂上云醮用酒卽連云尊文勢如此故不得言敎謂醮而設洗之節亦與冠同故不復見皆非也冠一加卽一醮三加卽三醮是冠與醮當同一洗自不須更言設洗也云洗有篚在西則篚于設洗時已有之但冠而賓盥無所用篚故于醮見其文耳敎謂惟有篚異于冠此見其異者亦非亦與冠同冠字今本作醴誤爲改正辨之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既坐啐酒亦奠爵既降筵拜亦執爵與立于筵西

註曰侯賓命疏曰侯賓命爲更加皮弁也愚謂上一加八房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于房戶外之西待命也自房出而未及醴故房戶外之西爲便此立于筵西待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醮訖故筵西便也惟此條增減疏文

取篋脯以降

云篋脯者蒙上兩篋之文無義敎謂以別于所祭者迂也

屨夏用葛至不屨繐屨

此論三服之屨不在前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節後者一爲此篇是冠禮宜以冠弁爲主論冠弁而卽及屨非類也一爲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論及執冠者面位已引到主人亦端爵韠云云不可以論屨截斷文勢也

一爲上文論所陳冠服器物俱爲下行禮而設今加冠三次
但云服冠服而不及屨故論屨不須在行禮前也其不綴在
三服下者以屨有約繶純約繶純又有色有寸數若不言則
漏畧若詳言則與緇布冠鈃項等六物一例失賓主輕重之
義故也疏乃謂皮葛不同且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則服固
有裳屨不可從裳列乎皮葛雖不同將不可類敘乎二說皆
非其不在戒賓等辭前者戒賓至爲字等辭蒙上論行禮而
及之文類勢便亦不可以論屨截斷也故論屨一節不補在
篇末無可附者此乃古人造文之法斷續參差要皆有謂後
儒或移此于賓升則東面下非其序矣當仍從古本

爵弁纁屨黑約繶純

鄭曰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赤白而白非所以爲飾故越之而用黑焉按虞書
纁屨當飾以白而白非所以爲飾故越之而用黑焉按虞書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考工記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又
云五采備謂之繡則古人五采皆用爲飾不廢白也鄭說不
可易

戒賓曰至惟其所當

敖謂以士昏禮例之此以下所載諸辭皆當爲記文乃在經
後記前未詳按冠禮諸辭即經也士昏禮經未及辭故于記
補之又冠禮經詳故記但言冠義昏禮經畧故記皆補其所
未備言各有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此見夏初以上無公侯冠禮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則亦用士禮冠之此見無天子元子冠禮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鄭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此鄭註見

郊特牲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言不象賢則雖繼世而不得立為諸侯故幼而卽位者俱以士禮冠之不成之為諸侯也釋所以無公侯冠禮之意孔疏郊特牲此節云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乃是反說益執其詞而不逆其志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此申上五十而後爵之意以德之大小為爵之大小則年未五十不必有大德故大夫之爵不及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因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而類及之見古者士但有名字而已今死而謚則文勝也言生無爵又因以官爵人而及之此冠義禮記郊特牲篇亦載之亦有繼世以立諸侯而下三節先儒謂于冠義無所當而疑其錯簡非也去此三節則義不明備郊特牲冠義未云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見士冠禮中先王治天下之道存焉象賢德殺二節亦發此義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一

儀禮小疏

士冠禮箋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前期三日筮賓

前期三日注謂空二日者爲期一日宿賓宿贊冠者又一日也賈疏甚明放乃謂但空爲期之一日誤以宿賓贊與筮賓同日耳

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猶鄉飲酒禮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彼疏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此直東榮亦設于阼階東南蓋遵當之正堂之旁爲東堂西堂東堂西堂之旁爲夾道夾

道之旁爲都宮之牆則東榮正臨夾道故洗東有餘地可置水而當東榮加東西二字亦非贅文萬氏爲寢廟圖屋兩旁無夾道疎也南北以堂深彼疏云堂下洗北去堂遠近取于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三丈洗亦去堂三丈以此爲度蓋去堂不三丈不當東榮則于陳器位人害耳

設洗直于東榮

注云榮屋翼也疏云即今之搏風朱子廈屋說云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榮翼乃接簷之名（接簷謂東西腰簷也）疏直指搏風誤又釋宮云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檐聯二字考說文增入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然則梠即檐而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耳彤按二說釋宮爲得其實謂檐爲榮乃本郭璞注上林賦所云南榮屋南檐者以說文核之郭亦誤也又士喪禮云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前者南後者北由南北而言則曰東榮西榮由東西而言則曰前榮後榮故喪大記之西北榮與士喪禮之後西榮一也

南北以堂深

以堂深庭洗宜先深堂之深而堂之深無明文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士之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是堂廣凡九丈序內六丈而堂之深亦未及焉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知周人度堂寢之深廣皆以九與七差

之也然則堂廣九丈者堂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實一丈八尺五寸之外宜五丈以序內堂廣六丈九七差之堂之深尚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朱子釋宮云士昏禮疏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益三堂之深也聘禮疏云碑東當洗然則洗西亦當碑而北去堂亦四丈六尺六寸有奇矣

緅韐

注云緅韐緇皦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緅韐按玉藻云一命緇韍注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緅也疏云毛詩云緅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緅韐聲也茅蒐則蒨也詩疏云此傳云一入曰緅韐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是緅韐即縓也然則緅爲赤黃色之最淺者韐乃皦之異名并緅韐爲色通方言非正訓也說文韐亦作帩云士無市皦同有帩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緅賤不得與裳同司農云裳纁色詩疏又云駁異義云緅草名字當作緅

緇深玄　赤而有黃者爲纁　縓淺絳　絳淺纁　黑而兼青赤黃者爲玄

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

鄭注檀弓黃裏縓緣云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

鄭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雖無正文而義有可取

蓋士冠禮本爲未仕之士制之而冠主則已仕爲士者故得用攝盛之法假令父爲上士則子服玄裳父爲中士下士則子服黃裳雜裳若父爲大夫則子亦服玄裳禮窮則同也故敖謂玄端以玄裳爲正是也謂若無玄裳亦許其用黃裳雜裳則何爲而無玄裳乎非其義矣

緇布冠缺項

缺項所以固緇布冠者其用與皮弁之笄爵弁之笄同乃自爲一物非虛言冠項之缺也鄭讀缺如頰謂其制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敖讀如字謂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皆無正文不辨其孰是然並以缺項爲固冠之物則不可易也萬充宗乃以冠後兩開不相屬爲缺項是缺項非一物而本文五字專爲下句張本矣豈誤以緇布冠與青組纓同箴而忘其自置一匱乎不思甚矣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彤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亦當然

歸賓俎

彤曰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賓俎脊脅肩肺介俎脊脅肺此介俎不用脅用臑若醮用特豚則歸賓亦以豚俎

此賓俎兼介而言按燕禮獻賓有俎獻公卿無俎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注云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然則賓主敬故有俎燕爲序歡心故卿無俎又人

君尊故與之序歡心敬乃可殺此冠禮是士勞其賓贊于贊
冠者不可以殺其敬故知介亦有俎也
三醮有乾肉折俎
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疏云或爲豚解而七體以乾之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折爲二十一體也陳祥道云國語曰祫郊之事則有全脅王公立飫則有房脅親戚燕飲則有殽脅周定王語全脅豚解也房脅體解也殽脅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久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士喪禮疏云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膊胳屬焉并左右脅通脊爲七體此所謂豚解也喪禮畧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

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殺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熟其殺謂體解而燭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加明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二十一體則折脊爲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橫脊兩胉各三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胳凡六通爲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氏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按周禮乾肉雖掌於腊人然經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腊小物全乾則乾肉與腊別也此二句誤而周禮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

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疎畧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蓋見此經猶有脏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脏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邪此其爲說雖巧而近于穿鑿不可承用彤謂體解之義朱子之說盡矣其云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者謂方出鑊而未升鼎俎之時按士虞記殺于廟門西豚解是未烹時總爲七體也下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眷脅實于上鼎是實鼎時一左胖而分七體也則體解在羹飪之後而不在未烹以前可知士虞記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　朱子特未之詳言耳又按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宣十六年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孔疏云薦其半體亦謂之肩焉爲不食故不解折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殺焉也然則半解其體乃用半體而豚解之若既夕禮之分爲四段也固非士虞半解之七體亦豈少牢之解爲二十一體乎陳以房脊爲少牢之體解誤矣至殺脊之義杜孔云體解節折即本諸國語蓋言既體解之而又節折之此體解即豚解而爲七體也節折即體解而爲二十一體也陳云骨折與節折同但下云肩臂臑膊胳之骨不折所折者脊脅是徒知脊之折爲六而不知肱骨之分而爲肩爲臂爲臑股骨之分而爲髀爲膊爲胳皆折也則亦不能無失也若推而言之特牲饋食尸俎阼俎主婦俎皆正脊長脅各二骨折十二骨而

爲二骨者六折六骨而爲二骨者三也少牢饋食脊脅皆二骨以並至賓尸各一骨折二骨而爲一骨者兩也少牢賓尸之臑折豕左肩折特牲之殽折折一骨而爲半骨者兩也皆謂之骨折亦通謂之殽脅特牲記云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注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是也又士虞記云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折脰膉亦謂之折俎則凡破折餘體者皆視此矣（殽總公特牲脰膉皆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全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今以士虞記例之敖亦未盡然殽脅折節之正必以節折二十一體若當之又按此經賈疏云案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乾腊鄭注云大物解腒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腊捶之而施薑桂曰殷修若然乾肉與腊修別此注云牲體之腊者但取于腊之乾不取其薄析也）

脊凡二十四節正脊十二節在脰下（頸骨以下六節疑但名脊不名正脊或統名正脊）脡脊六節在正脊下橫脊六節在脡脊下正脊半短半長橫脊尤長

代脅六　長脅六　短脅二　凡兩旁各十四骨　凡胠三節股四節皆去蹄算

胳下曰殽

前蹄上有四短節連頸骨總名曰臑臑之名由四短節柔故也

正脊當心微屈脡脊不屈皆較橫脊少短橫廣也不曰長而曰橫據俎上言

代脅前脅也按廣雅云欠代也然則代亦訓欠矣詩毛傳云欠助也然則代亦有助義矣前脅最短若爲長脅之助故名代脅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

注云煮于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說云載衍文彤謂則特豚載爲句乃承上乾肉折俎而言載卽謂俎謂俎爲載猶謂脯醢爲薦也益先載半體以醢子留其半以禮賓賛各有其俎不得合左右胖並載也合左右胖並載者惟士喪禮爲然鄭注非是敖亦不得其說而衍之爾又冠禮主于醮子醮子者賓設俎者賓之賛禮賓賛亦爲其醮子而勞之然則醮子以右胖禮賓賛以左胖特牲饋食記云尸俎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其右胖醮子之體數歟鄉飲酒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其左胖禮賓賛之體數歟但鄉飲酒介俎以胳辟大夫爲遵用臑與肫耳冠禮賓之下無尊于介者俎宜用臑或疑冠禮非特牲饋食之比不知士之子攝盛可用士之俎也他無所倣則倣神俎而已鄉飲酒亦士禮又具賓介與冠禮同故亦倣之

敖說云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此其合升之體數也又于士昏禮特豚合升云不言四鬄兩胉者士喪禮有成文故此畧之按此經醮辭有云肩升折俎則是固以節折之體而升之俎也節折之體分載各俎或九或三而合升于鼎

則總爲二十一體故見士喪禮合升七體遂以爲冠昏皆然不知嘉禮凶禮詳畧各有其宜一槩以相量則失之矣

彤曰不用豕而用豚豚未成牲而將成牲于冠義類也昏合體喪凶事並事之將成故亦用豚載字屬上讀葢謂俎爲載必言載者嫌合升爲升俎也合升以下載俎前事合而升之爲醮子禮賓輕重畧同又豚小鼎足以容爾右胖醮子左胖禮賓葢先後分載各俎鄭云載俎合左右胖以喪禮爲冠禮誤也云凡牲皆用左胖亦誤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一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儀禮小疏

士昏禮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昏禮下達

疏云下記昏辭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稱有惠貺室某也稱有惠明前此已通辭相詩

按士冠禮首云士冠禮筮于廟門士相見禮云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腒鄉飲酒禮云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鄉射禮云鄉射之禮主人戒賓燕禮云燕禮小臣戒與者公食大夫禮云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凡篇題皆用經首句故首句無不與篇題同首句下必序是禮之始事不

及其他且明了無不成辭者則此經昏禮上當脫士字下達上亦有闕文玩鄭注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及引詩匪媒不得諸語當脫使媒氏三字則昏禮有其始而辭成與諸篇首句一例矣敖君善及萬充宗等乃爲自天子下達庶人之辭無論其辭不成也而例且變變例必有謂今將以此明士之昏禮畧如大夫以上而卽昏以例其餘乎則昏禮非要且近于記文之旁及者將以此明大夫以上之昏禮卽士禮而畧其文乎則大夫以上之昏禮今雖無考古未嘗不各有其書而其義亦非要若媒氏通辭周昏禮之要也舍其要而及其非要經無是也故其說雖未先儒其誤實甚又下達下字當去聲讀與周易男下女之下同蓋自請期以上皆壻父下女之

父之事親迎爲壻之下女女在家壻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而疏以男上女下解之亦疎

經義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鄭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彤謂阿非棟方納采而卽示親親非情之正按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庪之前爲檐又考工記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注近本作柱士冠禮引此作注注卽霤也作注爲是四注則四檐阿爲庪義之同耳又按鄉飲酒禮云賓主拜于兩階上皆當楣此賓升西階而當阿致命四禮相如蓋皆承壻父自下之

義又賓主不敵示之謙雖當楣且不敢況人堂深而當棟乎
必不然矣考工記又云門阿之制五雉阿亦廈也注云棟亦
非拔其下論宮隅城隅之制是阿與隅兼舉卑以邊對角言
之
凡鄭注疊出古文今文有聲之一者若旅作臚謖作休箭作
晉之類有聲之近者若闕爲鐆糅爲縮牢爲纓之類有音之
一者若闕爲鐆與作預之類有音之近者若盟作浤媵作膦
之類有形之近者若纁作熏啐作呼之類有形之千上下文
一者若酳作酌（士虞少牢）常爲祥（士虞特牲）用爲于之類有義之近者
若黍作稷侯爲立射人爲擯者特爲俎之類有義之一者若
起爲開扃作鉉之類其中亦有互相兼者皆鄭以爲誤而不
之從者也此阿之作廈則由義之一而誤者阿之言倚屋宇
倚焉廈之言閼屋宇閼焉爲名異實同故緣此致誤廈不見于
經而阿見考工記今雖不依鄭義亦當從古文爾

摯不用死

士以雉爲贄其常也故下記奠贄注云雉也此云贄不用死
注云贄鷹也吾友曰尚書云一死贄謂雉也則此句直云贄
不用雉而已放繼公謂古人非昏禮而用鷹豈有用死者乎
則誤甚矣愚謂贄不用雉者爲其死也不曰雉而曰死兼明
其義也白虎通謂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鷹是也必用鷹者
取其生而有節故上下共之非爲攝盛敖又謂此文在皮帛
之前是指納采之類又云遣使爲之而非親執以相見不可

謂贊皆非也記文多一事一義上又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則自該親迎言之不可謂專指納采之類且使者代主人將事則使者之執之猶主人之執之也何不可謂贊耶

納徵玄纁束帛

注云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按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其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昭二十六年幣錦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又按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二兩注云二丈爲兩卷卷近本作者誤今以意改正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聚此數說而此經束帛之制明矣

容齋隨筆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鄭聘禮注玄三纁二按周禮染人云夏玄纁注云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玄黃而云纁者故書云作玄字之誤也士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故書無下赤字○王制疏采又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說文云縓帛赤黃色然則纁之爲赤而有黃無疑矣縓與纁皆赤黃色則赬又赤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玄赬士以爵弁疏以赬爲纁裳赤赬爲赤黃色之淺赤黃色之証禮器云白受采乃由

白而黃而赤以成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又得其中
取法于地者也南方陽之正位北方陰之正位然陽生
于子陰生于午故又爲北陽而南陰也又按
考工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
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纁纁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
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纁緇之間其六入
者與疏云纁不入赤而入黑則爲紺紺蓋四入也說文云紺
深青揚赤色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新附文云纁青赤色士冠
禮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況更一入黑爲纁乎
新附文僅謂之青赤者對玄而言耳玄以纁爲質而青而黑
以成乃又兼東北二方之色備乎陽而包乎陰取法于天者
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

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弁必
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
詩云朱芾斯皇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其韎纁歟
純朱則黃亦隱矣
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疏云玄是
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按五方間色綠
紅碧紫騮黃皆以五行相克爲間纁雖間色火土相生得
中背母非他間色可比故聖人重之而以爲裳也
凡染黃而不得赤其黃不深纁赭纁雖云淺赤實皆深黃
也纁則黃之尤深于土色最肖者故以爲裳○說文緇帛
黑色也禮書云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黑于

緇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爲緇不可考也按說文緇字乃徐鉉等新附義雖本玉篇亦稍疎舉陳用之遂疑紺黑于緇而謂爲不可考誤矣○說文又云纁微黑色如紺亦可互證

說文云絳大赤也論語疏云緇淺絳色士冠禮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

疑四入爲朱五入則謂之絳大赤者言赤之過也若四入爲紺則五入爲緇矣雖同五入一是染絳一是染黑不可以緇爲絳也又何必別其深淺乎說文曰蒼草色也

鄭周禮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以緇婦人陰也云象婦人陰則庶人亦當衣緇何象乎云象昏禮之幽陰者得之凡於娶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云用玄纁象陰陽備也然則玄爲陽而緇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袘云緇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觀禮云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玄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玄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

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象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乎陰陽之色耳

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于玄也

楊信齋云朝服十二升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故云周人玄衣而養老玄衣指朝服言之

考工記訂義趙氏云玄緇相類所以染人言玄而不及緇鍾人言緇而不及玄也

賈疏云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

緇深于玄纁淺于纁而實爲玄纁之類故亦象天地

緇深于玄固包乎玄之所包纁淺于纁亦已包纁之所包故可以代玄纁也

緇玄雖大判同然冕服皆以玄而弁服則緇玄通用是緇之色固下于玄也

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

既夕記注云衣以繒裳以纁象天地也益繒類于玄亦爲天色屬陽纁是子半以前之天色屬陰下記云皮帛必可制而衣服材衣則此經玄中容有純也益材雖深于玄而卑于玄故以玄純之

又按鄭聘禮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云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只則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鄭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寽注云每卷二丈是昏禮之幣視制幣加長則幅宜亦加廣矣幅廣本二尺二寸純二十四寸亦加二寸二十二寸取十二支兩合之數二十尺取十干兩合之數於昏禮爲類此說較裴陳實勝然恐終不

若干義之深更詳之○按賈疏云凡嫁子娶妻舍尊卑則純帛宜依此說鄭破字非也但庶人不能立此義

純言廣四只則長二丈可知制言丈八尺則廣二尺二寸可知互舉以見例也

純猶全也幅長二丈廣二尺四寸爲全通尊卑八幣言之士大夫用玄纁庶人用紺皆以五兩爲率爵弁服冠衣不用玄　大夫玄頳則裳不用纁　爵淺於玄而衣緇則深於玄

皮帛必可制

郊特牲云幣必誠彼疏云誠者使可裁制勿虛濫是以不濫

惡爲誠也則此云可制者亦不濫惡之謂有禒至於門外

注云禒車裳幃也周禮謂之容

鄭司農注周禮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康成此注本之按雜記其輴有禒縮布裳帷注禒謂簟甲邊緣裳帷圍棺者則禒與裳帷明非一物詩疏云裳幃以幃車之旁如裳其上有蓋蓋有衣三字增四旁垂而下謂之襜是也且昏禮以有禒爲盛爲禒非凡婦人車所有也衛風云漸車帷裳則帷裳乃凡婦人車有之其爲二物益明矣既夕記注又云禒於蓋弓垂之此得其實又容與蓋相亂則容是在上之幨非在旁之裳幃山東人亦誤稱之

禒衛風詩疏引此作襜周禮注云容謂幨車亦謂此有禒之車按玉篇幨襜並同禒又禒或作幓此入音義幃呼韋切又音韋按雜記縮布裳帷幃作帷帷于悲切音相近通用說文云在旁曰帷亦人音義

又次純衣

注云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又云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疏云按追師注云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此純衣卽緣衣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緣衣助祭之服也彤按詩鄭風箋引此經純作紕釋文云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則此衣是紕而非玄又按周禮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注云

褖衣玄褕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則褖衣亦非玄而黑材雖備色而外見惟黑故云純衣卽褖衣也士妻之服褖衣助祭王朝侯國同后服玄而士妻亦服玄嫌也后夫人服青服赤而士妻服玄僭也故助祭不以玄而以黑昏禮自服于其家又嘉禮攝盛宜用備色然以緇而不以玄者緇下于玄雖攝盛猶示之節也聖人之謹于辨分如此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賈云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按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壻壻當楣北面奠鴈拜所謂執贄以相見也壻婦之相見同此始婦不答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盖稍還避之　婦人從夫者也故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卽夫齊衰之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摯以拜而婦不答拜也不還其摯者鴈取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婦雖不敢當夫之下之齊之而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于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鴈是許之執摯相見矣許之執摯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壻親受之于父母也

母施衿結帨

按爾雅云衿謂之袸郭注云衣小帶邪疏云衿士昏禮施衿結帨是也陳用之禮書引爾雅此文及注而云纓帶曰衿士昏禮之衿卽內則衿纓之衿纓以佩容臭者形謂此皆近是而未得其實郭以衿爲衣小帶盖卽說文所謂衣系也說文

云紟衣系也而無衿字爾雅釋
文云衿又作紟紟明紟與衿通
衿謂之裣下即又云佩衿謂
郭注佩衿亦別云佩玉之帶安得即以衣小帶爲佩帶哉然
則解士昏禮之衿當用佩帶而不當用衣小帶明矣若此帗
及下經之韠則皆所佩而結于帶者也益佩玉佩用之帶皆

婦從降自西階

按春秋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
塗稱婦入國稱夫人然則士大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
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蓋奠鴈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
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在塗之始故稱婦而不

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
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壻御婦車

此稱壻而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婦既從則壻之皆對主
人而稱也亦辨名定分之義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

主人揖婦左還辟之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按禮之通例賓及門主人出門再拜賓升登即不復
拜其有升堂而拜者謂之拜至乃所以尊之今既迎婦而拜
于其家則婦及壻門即不必拜矣若升堂拜至尤非所以施
於婦者也至後世交拜之儀不知所始而其義則非益自夫

而言則嫌于拜至自婦而言似壻迎未答拜而此時拜之有仍當其盛禮之嫌矣總之娶婦之義夫爲之主婦未至則先之先之必下之婦既至則帥之帥之則惟我之從共牢而食同其尊卑亦我使之同其尊卑也然則交拜之義安見非使之拜己而答之乎曰使拜己而答之是卑婦而自尊又與敵耦之義不稱合夫婦而言則所以成夫婦之義者不存乎交拜若以爲共牢合巹之先導可矣　冠禮賓既升堂卽行冠子之禮而子不拜賓昏禮婦既升階卽行共巹之禮而婦不拜夫各有所宜義不繫乎拜也主人于婦之至導之入門導之升階導之入室導之卽對筵意專在共牢合巹以成夫婦無取乎在堂之交拜也在堂交拜無論禮意有違而儀文亦不相稱若以此爲敬章別則親迎執摯之時已行之矣　若有故而不親迎則當出迎于大門外再拜稽首而不應交拜于堂原交拜于堂之始必有不親迎而又不拜迎于門者乃爲此非禮之禮後儒不察而遂著之繆矣

夫入于室卽席婦導西南面

導婦入室宜於此正夫婦之名故稱夫也夫婦之名正則復反其故稱矣故下經稱主人

七俎從設

敖云此三七三俎彤按上經所陳器饌醯醬二豆葅醢二豆黍稷四敦及四俎合巹皆爲夫婦各用其半故兼陳之則此設七俎亦當有六七六俎矣郊特牲昏義並云共牢而食者

特謂其不異牲若豚魚腊夫婦各食其半耳非謂止三俎而
共之也又下經婦用特豚饋舅姑注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
載之姑俎時舅姑共席猶各有俎豈夫婦異席而顧共俎乎
且婦前無俎亦非敵偶之義其誤甚矣

設湆于醬南

注云饌要方也按特牲注云腊特饌要方也彼疏云豆在神
坐前豕設于豆東魚次豕東若腊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
也上經腊特于俎北義同此經設湆于醬南者以醬東黍黍
東稷若稷東復湆則饌仍不得方故亦特設之于醬南兩注
皆明特設之義益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也是云饌方
固不數特設者若通數二特即不可謂方疏以爲要方者據
大判而言由此故耳

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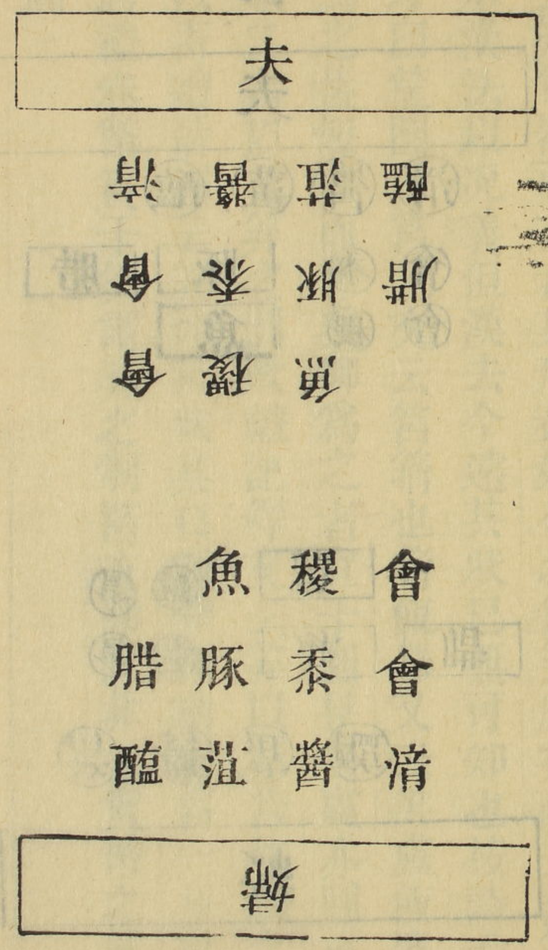
敖云下文云設黍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爲東
北也又云二豆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形按下經設黍于腊
北之腊謂婦之腊即婦之特俎也敖誤以夫婦共三俎乃以
此腊爲即上所特設者遂謂醬于特俎爲東北二豆當特俎
之東無之而不誤矣且如其言則下經對席北去壻席過半
夫婦徑不相直又何以稱其敵偶之義邪

御布對席

楊氏夫婦即席圖兩席與席前之饌俱在室南正相鄉敖乃
謂婦席于壻席少北非也經云對席宜正相鄉其在室南石

楊圖

並列于左



逼牖下者堲席布于奧對席當布于窓布于窓當避戶則布于奧亦不得逼牖下耳至所陳兩饌堲婦皆各有俎于經注都合但堲之席前豚俎宜當二豆之東而此但當菹東腊宜特設豚俎之北而此復當醢東則亦失之按聶氏圖敦形圓其徑同于簋簋口底徑俱五寸二分今本簋口厚八分徑六寸誤則敦徑通六寸八分豆圓徑尺二寸登與豆同今本登徑二尺字誤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上脫醬與菹醢俱在豆豚魚腊俱在俎黍稷俱在敦清在登俎橫設腊特于豚北清亦特于醬南中間凡三豆二俎二敦橫之爲三列縱之爲二列俎之長適當二豆之徑敦之徑當豆徑俎廣之半有奇參差配合饌乃得方婦席前之饌亦一例楊圖固未盡也今更爲圖以正之

今圖

西

夫

醢 醓 菹 醬 濟

豚 黍 會

魚 稷 會

東

婦

婦執笲棗栗

注云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笲盧矣疏云筥笲盧鄭舉漢法以況義但漢去今遠其狀已無可知也按詩毛傳云方曰筐圓曰筥說文云筥籍也籍飯器又云笲盧飯器以柳爲之蓋飯器而竹與柳爲之者宜于圓是笲盧亦圓也鄭殆兼二者以況笲之圓歟禮記釋文云笲以韋若竹爲之衣之以青繒聶圖云笲如筥狀其口微弇而稍淺容一斗敖說以聘禮卷幣實于笲謂笲之制隋方如篋非也實幣之笲蓋隋圓

舅饌易醬

易醬敖云易始醬是也謂御爲之則非此蒙上舅饌之文蓋

舅親易之下經婦餕姑之饌則姑酳之此舅饌婦之餕則姑酳之易醬猶酳之之義也禮必有報且姑之醬非舅不得輒易郊特牲云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餕下當脫姑字私謂婦私其姑非謂舅姑恩于婦也

自婦見舅姑至舅姑饗婦壻皆不與亦禮不參之義

於是與始飯之錯

葢姑未酳之前勝自餕姑饌如婦之餕姑之饌也則御亦自餕舅之饌矣御餕舅饌勝餕姑饌與始飯之位同也姑既酳于是勝餕舅餘御餕姑餘乃與始飯之交錯也婦不餕舅餘者舅尊而不親也故勝亦從而不餕也然而姑酳之而卒餕之者勝餕王人之餘御餕婦餘之義也彼也終始乎交此也始乎別而終乎交不終乎交惠不均于皆禮亦不類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此見適婦之入未三月雖遇時祭不往助也舅姑並殁三月而奠菜經已言之則此自指舅姑之偏殁者若舅姑並存而助祭于祖其必以三月亦明矣注于文義順疏論禮詳皆至當不可易敖乃云祭行謂夫家之祭方行夫家必俟婦入三月乃舉其常祭欲令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則是主乎助祭者而不主乎所祭者此之謂重婦而輕祖禰兩失之矣萬充宗之誤尤多故不暇辨

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厥明盥饋舅姑而廟見必俟三月者盥饋以養生廟見以祭

死能則安不能則去均耳但欲知其能養即養以觀之而已
故厥明而盥饋舅姑也欲知其能祭非徐察其性行不得也
故必三月而廟見也然盥饋舅姑雖在厥明而定婦之去留
亦須三月蓋三月天道小變之節婦德之恆可於此而知之
彼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者亦欲察知婦之德果可
以不去否耳婦三月而廟見壻三月而見婦之父母其義一
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

親迎爲昏禮大節而記乃有若不親迎之文下云婦入三月
然後壻見固侯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
之爲無父者明矣敖氏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

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
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則專指宗
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非也支子之命則得親迎非也
宗收族支子既必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
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
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而親迎諸父諸兄不可以命
宗子其遂可以命支子乎
若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畢則使人逆之既竣事乃俟于
門外婦至再拜稽首而後揖入也○此從諸侯不親迎而推
之文王親迎于渭尚是爲世子時也○諸侯親迎在境內益
使上大夫往彼國迎之至境內則親出迎之故謂諸侯不親

迎者謂不親迎于其國也若入境而不親迎則有俟著俟庭之譏矣

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正適也卽以旁尊而加諸支子猶嫌僭統未極敬宗之義故在支子可也在旁尊則亦不可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儀禮小疏

公食大夫禮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魚腊飪

注云食禮宜熟饗有腥者疏云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爲俎實不膾熟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宣十六年以饗禮用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按左傳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半解其體謂用半體而以豚解之法解之益四段而非七體又按禮記郊特牲疏云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熟也全烝卽豚解合升之謂又士喪禮鼎實四鬄

合升則豚解豈必皆腥乎賈亦有未盡者

賓升將飯公揖退于箱

此箱謂序外東箱觀禮記所云凡侯于東箱一也故注云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云東夾前與士喪禮注東夾前不同則分夾之前半而當棟與楣之間矣近正堂故侯事于此爲便謂之箱者形長方似箱耳又棟與楣之間謂之箱亦可謂之堂特牲云凡席兩敦在西堂注云西夾之前近南東疏云按爾雅注廟夾室前堂此西堂卽西廂也至楣與廏之間可謂之堂不可謂之箱此經公揖退於箱爲欲安賓而任賓食也若在楣與廏之間則居非其所賓何以安其不然也必矣又朱子嘗屋屋說云東序之西爲夾亦謂之箱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外也是廂亦夾之通稱春官肆師賈疏云夾室謂兩箱夾室萬充宗云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璞注云箱夾室前堂考燕禮小臣師立于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于東堂下二禮皆行于寢是諸侯及士其寢皆有夾室前堂矣然則廟寢奚別乎萬之意蓋以爾雅之寢爲正寢故以郭注爲誤不知其寢爲廟之寢而室亦非生人之室也按那昺疏云凡太室有夾室前堂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引月令鄭注前廟後寢爲證其說甚明故朱子及陳用之皆從之萬不察此而疑郭注之誤則誤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極春校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儀禮小疏

喪服

斬衰裳苴絰杖

疏引間傳云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　苴其內之苴本作首　首如首實之首謂發出之也文引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愚謂不言苴而言斬者斬之義重於苴且苴絰之文卽在衰裳之下苴亦可上統衰裳也

左本在下

詳見士喪禮注

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放曰童子與婦人皆謂非主者
疏此童子謂庶童子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謂適子
也則此爲庶童子矣　愚謂包女子子言按小記云女子子
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
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
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
疏引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
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以上下皆釋杖故也
其實直有哀裳絰帶而已
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
問婦人何以不杖者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
杖故問也
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按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
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惟士
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
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
條屬右縫
敖說與鄭絕異敖似與本文合但屬字尚直就繩說言用繩
一條而連屬明別于吉冠之兩條也　敖繼綴于武之左邊
句左字誤當作右　內以下端鄉上句內字疑則字之譌
居倚廬寢苫枕塊
俱見既夕記注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不食恐滅性食猶節之
爲人後者
雷氏曰此文下不云爲所後之父者以或後祖父或後曾高
祖其人不定故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鄭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
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
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故云髽者露紒之名也此
主言成服以後之禮然當髽者自小斂之時則然矣故士喪
禮卒斂婦人髽于室自此以至終喪不變也彤謂鄭以斬衰

婦人之髽猶男子之髽髮又引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
對免則爲齊衰婦人之髽斬衰之髽以麻齊衰之髽以布二
髽形制並若幓頭要其實皆未成服之髽耳此經主成服以
後言則布總箭笄以髽終三年而不變又一髽也鄭欲以成
服之髽等之于未成服之髽豈不思髽以麻布爲其無笄總
而代之也麻布代笄總而不代纚纚韜髮以爲飾可去也笄
總以安紒而束髮不可去也故不笄總第在成服之前而纚則終喪無之既布總箭笄以髽矣又安用麻布之幓頭邪敖第言露紒之終喪不變而不言成服前後所加于髽者之殊盍不以加麻布爲然也將何以飾喪而約髮乎誤矣三髽之說發於皇氏頗得經意故本疏用之其詳載小記孔疏但云齊衰期以下初喪之髽無布則非至齊衰期成服之髽布總

榛笄又自爲一盖實四髽而二種也
彤棱去纚而紒曰髽將斬衰者以麻如男子之髽將齊衰者以布如男子之冠也謂成服以後則布總箭笄以髽如男子之冠也謂成服猶用麻豈男子之成服亦以麻髽髽乎誤矣齊衰之髽盖布總榛笄
敖曰士喪禮曰婦人牡麻絰結本亦婦人斬衰要絰之異者經主言首服故畧之云斬衰與鄭異
子嫁反在父之室
此兼父存歿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盖遭父喪而出者未除喪亦不得遽云歸宗也
父卒則爲母

敖說是疏太泥
慈母如母傳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此解爲慈母後之事而通其變言所謂爲慈母後者有二爲庶母無子己子無母而後之亦可也下二爲字皆去聲從陸氏釋文　此爲後卽禮事　爲祖庶母無子己子鄭注爲殤後所謂據承之者是也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曰以爲子則亦可云爲後矣固不妨實異而名同也亭林之說再商之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傳以世叔父對昆弟之子而言也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

盍引而進之以昆弟之子對己子而言也孔云二文相兼乃備是也按本章下文云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于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則世叔父母昆弟之子期之爲報明矣傳義盍本諸此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賈云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而生母名則當隨世叔父而服之彤謂世叔母雖疎于己母而親于他母既有母名宜有母實故服以父在爲母之服方靈皐之說得之見夫之昆弟之子節

昆弟

賈云此亦至親以期斷按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之至者曰父子曰夫妻曰昆弟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皆一體也則皆至親也故其本服皆以齊衰期由父而上之祖大功九月曾祖小功五月高祖緦麻三月是爲上殺由子而下之孫大功曾孫小功玄孫緦是爲下殺由昆弟而推之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父緦由父而推之世叔父大功從父小功族祖昆弟小功族祖緦由曾祖而推之從祖小功族父緦由祖而推之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曾祖緦由子而推之昆弟之子小功從父昆弟之孫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緦由孫而推之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緦是爲旁殺凡上殺下殺旁殺之服有正有加而此則皆其正服聖人以此爲未足以盡

親親之道也則于其至親之尊者重者而加隆焉又推至親之心以加于其上下旁之可加者焉故于父則斬衰三年于祖則齊衰期于曾祖則齊衰三月于適子則斬衰三年于適孫則齊衰期于世叔父則齊衰期于昆弟之子則齊衰期妻之于夫則斬衰三年凡此者皆爲加服既加則爲正矣故加服亦謂之正服而其所未加者則稱本服所加之正服後人以數他所加亦間有稱本服者降者言也　昆弟雖至親而非至尊與至重以期斷足矣故服其本服而無所加凡旁親自世叔父昆弟之子而外皆無所加于本服與昆弟同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鄭曰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按凡旁親卑屬之服皆報也惟昆弟之子同于己子故又有引而進之之義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父不敢以己之尊而降其適子亦安敢以襲父之貴而降其適昆弟乎此皆聖人因人情制禮之精義大夫之適子爲妻傳與此同意

適孫

鄭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敖云鄭言此者爲適子死而無適孫者見之蓋以此注專爲庶長及旁支來爲後者而設不知其于適曾孫以下亦皆該之矣敖說未盡至賈疏則全失其指且有脫誤黃勉齋以後人生而立後者爲非卻恐未然

形按適曾孫適仍孫與庶長子族人支子之已立者皆將爲後者也

不敢降其適也

敖加隆之說善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此蓋謂始封之君之服其祖者父存猶期也若繼體之君受國于曾祖則既爲曾祖斬矣而不爲祖斬可乎雖父在亦當斬自當如康成之言故朱子亦深取之

夫之昆弟之子[illegible]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賈云世叔父爲昆弟之子期進同己子故二母爲之亦如己子服期也然則此服亦不止于報矣方靈皋云父在爲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母爲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

恩之所難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蔡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責子之義也自注記曰叔母世母踊哀故知責以義爲多踊不絕地又曰叔母世母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女君爲其子有不得遂其本服者以體君則尊同當從君而降其子故不敢自遂妾賤不得體君無從君而服之義故爲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

察傳意經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蓋作傳時固有之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 女子子在室者統于祖父母下此句
上當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蓋不報兼男女其理易明傳
不至有失非脫文則以爲不必見爾鄭與敖駁之者非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敖曰此聖人制禮使之然非謂大夫之意亦欲降此親但以
其爲祖與適故不敢降之也傳言似有害于義 愚謂聖人
制禮皆緣人情謂于其祖與適而以貴貴之義降之則其心
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卽安也何嘗謂大夫
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
推之敖說皆非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此不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蓋以女君體君得爲其父母
遂無所厭屈妾不得體君君不厭之故亦得爲其父母遂不
嫌等于女君也傳本不誤鄭則誤矣小記謂世子不降妻之
父母況妻而自降其父母乎雜記謂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
豈女君而顧不自服其父母之服乎此本無可疑者不知鄭
何以駁之如此
寄公爲所寓
鄭注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按小記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爲緩葬而服除者
言則服除于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
之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通解續鄭

注益本此二條

丈夫婦人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祖太祖也宗宗子也宗子者太祖之正體而奉事太祖以收族族人當敬之如太祖者也太祖亦可稱曾祖曾祖齊衰三月故卽以曾祖之服服之也太祖也而可稱曾祖乎曰曾者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雖百世可也此沈存中之說而朱子取之者也曾之猶重見鄭氏周頌箋

夫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不直言舊君而言舊國君者以上庶人稱國君妻長子同于

民則亦當稱國君也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此問怪其輕益大夫與長子爲君本斬妻爲夫之君本期故怪其輕也疏非」寄公之問怪其重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教駁傳非是　此大夫在外無服其妻與長子爲舊國君有服者妻或在國不從夫而出則與民同有服也長子未去則亦與民同也○舊國君據大夫在外立文也其妻長子則皆在國未去者也

妻與民同者惟未去故與民同也但鄭注亦當備固亦有從夫而歸宗往來者

士去國無服其妻長子在國自同于民故不著之也敖說非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

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沈括云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而無高祖

乎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

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

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署本鄭圃頌箋及郊特牲注）苟有

相遠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難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

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旁親之

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旁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族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其族也非其族則謂之無服惟正統不以

族名則是無絕道也按存中之論曾祖曾孫至當矣若其據

旁親而言上殺下殺至于九者益以由父而及于族父由祖

而及于族祖由曾祖而族曾祖爲上殺之九由子而及于從

父昆弟之子由孫而及于從父昆弟之孫由曾孫而昆弟之

曾孫爲下殺之九也但如此則是以七爲九而不當云以五

爲九矣且下殺之九亦未有以族名者其杜撰疎畧不亦甚

乎

王志長云祖既齊衰期年曾祖不宜卽減至三月三月已無

可減鄭氏不得已而云高祖同服殊未安也敬標此疑以俟

質焉彤謂曾祖之所以減至三月者爲欲與齊衰之加相折

除也蓋曾祖之本服小功加一等則爲大功大功者亦兄弟

之服也不敢以服至尊故又加一等而爲齊衰父與祖加一等會祖恩疏而顧加二等不可也故于其本月數而降一等以月數之降除衰服之加得加服止一等視祖之衰服與年月各加一等者仍有其殺不嫌于恩之疏而服之重矣若高祖之本服緦加一等小功耳齊衰乃加三等而月數已無可降似反重于會祖矣高祖恩益疏不應反重于會祖但高祖而爲之緦則緦非兄弟之服與乃獨敢以服至尊邪禮窮則同與會祖皆齊衰三月宜也何不安之與有

賈云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梭本篇題下疏云會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彤謂父本服期而加爲三年祖本服大功而加爲期則三年與期並非本服將亦不得爲正服與且爲人後者何以不遂爲義服與故決知會祖父母之齊衰三月是正而非義也唐開元禮增月數爲五月則齊衰加本服二等而月數如其本服與祖之正服同等親有殺而服無殺失輕重之義矣

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疏云所怪深重者并人而言

此未去國故深怪其輕觀答辭亦言與民同可見

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 女子子在室者統于曾祖父母下

此四句專釋嫁者未嫁者凡女行于大夫曰嫁故曰嫁于大夫未嫁者蓋許字于大夫者也

逆降旁親惟字于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禮敖
說于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一條失之
不敢降其祖也不敢以尊降其祖則以尊而降其旁親必矣
嫁于大夫字于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
嘗不與上下意相通敖駁傳非
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無服之殤凡長中下殤之差降而無服者皆是此不滿八歲
以下者則本在五服內之殤以其不滿八歲故亦抑之使無
服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馬融劉倣之說是
以日易月謂以祖免之日易本服之月期親之殤則旬有三

日緦麻之親則以三日也凡無服者皆祖免
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
恐人疑以日易月之殤爲有以日易月之服故又申言之
殤而無服之殤當作傷若作殤重出無義　期親之殤旬有
三日祖免則亦旬有三日傷而已傷則哭大小功緦麻之殤
同
注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疏謂若至七歲歲有
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說決不可從設父母以百歲而
終計其月當一千二百依鄭賈所云哭之三年尚不滿千日
豈有哭七歲之殤而日數反過于哭父母者乎敖以爲近於
緦麻之日數則緦麻之喪安得日日而哭乎亦非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賈云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何服案下緦麻章云婦
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期
不服報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期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
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
知敖云不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畧也彤按母本服期
加爲三年其別於父者父殺乃得申也妻本服期無加降子
婦本服大功其庶者降爲小功昆弟之子婦則報服緦而已大夫之子
報而加爲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婦則報服緦而已大夫之子
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
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言其餘皆報也然則世叔父

母于昆弟之子猶服報況昆弟之子婦乎故昆弟之子婦與
夫之世叔父相爲皆大功若昆弟之子婦而同于衆子婦之
小功則是以旁尊爲足以加尊矣且衆子婦之小功降一等
以別于適婦也昆弟之子婦何所嫌而別之而降之乎謂同
于引而進之之例尤誤也故三說惟敖爲得至夫之祖父母
爲此妻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
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鄭云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
嫂亦可謂之母乎賈云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名兄妻爲
嫂者尊嚴之稱名弟妻爲婦與子妻同號者推而遠之下同

子妻也朱子云案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

鄭又云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彤謂上言母而下言子上言婦而下言舅是直以母爲親母婦爲子婦矣據傳文上云母道婦道而下以母婦承之則謂母爲世叔母之母謂婦爲昆弟子婦之婦乃與兩道字切合

朱子曰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爾非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故曰母道婦道謂世叔母及昆弟之子婦之類也彤按嫂不可謂母故不得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得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檀弓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爲叔在夫行嫂在妻行有所嫌故爾傳舉其上下記舉其中合之而義乃備

汪峻堂嘗云此傳言夫之昆弟不爲昆弟妻服之義以明昆弟之妻所以不爲夫之昆弟服之義也蓋弟之妻不可謂婦則夫之兄不可謂舅矣兄之妻不可謂母則夫之弟不可謂子矣舉此以包彼亦舉上下以該中中不可言也言則嫌傳之微而顯婉而直如此彤按程子云兄弟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故嫂叔無服范祖禹云嫂不可以謂母則屬乎妻

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此皆聖人之精義言亦何所嫌乎峻堂失之惟論此傳語意甚合鄭注視賈疏總論彼此不相爲服之云爲勝但形詳此傳語意乃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鄭注本誤又按程子云禮記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叔與嫂且遠嫌叔與嫂何嫌之有此程子自道其意若先王之服術通徹上下不專爲中人以上制也顧寧人云嫂叔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斯得其指矣或問世母叔母之期以母名服母名固從世叔父而生以此例之嫂雖不可名爲母然從兄而爲之服義豈不正彤謂弟于兄之妻亦不得從服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夫生則不通問死則爲之衰麻何義乎且所以不爲服于其死者正使之遠別于其生故曰無服之義生于婦人而非起于男子也詎不諒夫然則嫂叔之喪信如所爲閭門縞素已獨乎黃莫改者與顏師古嫂叔服議曰不然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而加麻矣兄公弟妻亦如之但不爲位耳凡弔服加麻皆既葬而除

吳射慈云服加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夫殯畢即釋非錫衰疑衰之弔服也與鄭注不合誤若孩童之叔秩鞠養于長嫂則既葬之後心喪終期亦庶幾恩義之兼盡乎後世因鞠養之恩而制嫂叔之服因嫂叔制服而并制兄公

弟妻之服如魏徵令狐德棻諸人皆不知先王之禮意者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并傳

鄭謂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大功章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皆言其疏引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以證之似也顧亦有不然者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不言其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不言其爲人後者之於私親無不言其矣而記爲人後者於兄弟又不言其矣而記爲人後者又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以證此亦各因其文勢之宜不宜辭之成不成耳非自爲其私親者必言其也○鄭又謂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此亦非也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爲人則亦有人之爲女子子之嫁者未嫁者凡經中之服皆彼此交錯相爲豈可因其文之偶同而遂執彼例此反以傳文爲脫誤耶

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妾從女君而服君之黨則爲君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亦大功可知也傳雖專釋爲君之庶子二事而此義亦包其中矣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言此者嫌世父母父母姑姊妹爲君之黨也

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此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疏文然則大夫妻固有
降其本族之旁親者矣
大夫妻于未嫁者宜爲之期以尊宜降大功又報其逆降宜
小功然其許嫁大夫宜仍服大功
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
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邵戩
深合傳意而吳射慈則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亦未可
盡非也夫諸侯之大夫于天子猶大夫之家宰于諸侯皆陪
臣也陪臣雖不敢上同于臣豈不可下齊于民民有服則陪
臣亦不宜無服聞人通漢有云大夫之臣之服諸侯當從庶
人爲國君之服然則諸侯之大夫之未接見乎天子者其爲

天子也亦如大夫之臣之爲諸侯可知也雖然庶人之爲國
君也以齊衰大夫之臣在諸侯之國猶庶人也諸侯之大夫
雖或命于天子而身非畿內之民齊衰則已重其亦三月而
總衰也歟
若諸侯之大夫未見天子未及見而遭天子之喪如婦在塗
而聞夫喪服其服以入也則其服天子也如其接見焉可知
也
若諸侯未會葬其從行者則如何曰月筭未畢者既葬而除
月筭畢者反服總衰亦既葬而除皆可知也
娣姒婦者弟長也
弟訓娣長訓姒謂夫之弟婦與嫂也不云弟兄者嫌二婦爲

姊妹也不云稱長者嫌二婦之身稱長也然則左傳載叔向嫂稱叔向妻爲姒（昭二十八年）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稱而妻長曷嘗有明文邪徐氏讀禮通考所辨較賈孔二疏爲確

注長婦謂稱婦爲娣婦稱長婦爲姒婦人從夫夫年大者稱長婦夫年小者稱稱婦不據二婦年大小也

庶婦

按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侍郎令狐德棻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從之朱子云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于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于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于降殺之差也前此未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于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于兄弟子之婦也形謂兄弟子婦之大功既爲報服雖重于衆子婦要不當易義詳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節其升適婦爲期庶婦爲大功則不免遷就之失矣按大功章適婦傳曰不降其適也明庶婦之小功爲降適婦之大功爲正疏云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又云父母爲適長子三年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

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不加至期也然則適婦大功之爲正服明矣通典晉劉珍云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故以適婦大功爲加隆蓋本諸此其實非也且與庶婦小功說相礙若舅姑以重適婦之故升大功而爲期豈適子亦可以重適妻之故升期而爲三年邪故適子爲適妻期則舅姑之從服不得不降而大功爲適婦大功則庶婦不得不降而小功此皆制服自然之條理無可增加故昆弟之子婦固不得同于衆子婦衆子婦亦不得同于昆弟之子婦也魏公之誤由不詳考禮文故爾黃勉齋喪服圖式亦以爲非輕重降殺之義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

朱子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篾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

布一樣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不如緦矣又不知是如何彫謂緦之縷其精粗既如朝服使數亦如之則雖無事于布終未足稱其哀何以爲喪服乎至升數反少于小功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去朝服之半自不得不少于小功矣必去朝服之半者篾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即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緦衰四升半亦用義服大功衰之篾而以單經蓋九升而去其半者也放說亦佳

貴臣貴妾

鄭非敖是但敖解貴臣貴妾尚未切當愚謂貴臣謂羣吏之長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之所謂宰也貴妾謂有子之妾小

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則士雖姪娣具必以有子者爲貴矣士亦姪娣具爲正觀昏禮可見寧人謂士無姪娣者非也○士冠禮疏士雖無臣以屬吏爲宰愚謂屬吏卽其臣也特牲記謂之私臣

曾孫

敖曰此曾祖爲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爲子期爲孫大功則爲曾孫宜小功乃爲之緦麻三月者以曾孫爲己齊衰三月不可過于其爲己之月數也彤曰凡正尊爲卑屬其衰服與年月皆各降于其爲己之服一等緦麻月數如曾祖而衰降三等以月除衰所降適符亦爲曾孫宜也若立爲適曾孫則視適孫其爲孫以下亦稱曾孫服俱同

敖曰不分適庶者以其卑遠畧之且不可使其庶者無服也

彤按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孫者無適曾孫是曾孫而未立爲適亦庶也故此經不分適庶非以其卑遠畧之也然則緦麻三月直庶曾孫之服耳若適孫死而立曾孫爲適則亦爲之齊衰期周禮司服疏云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乆孫適來孫則皆齊衰期蓋以適曾孫以下爲曾祖以上皆斬衰如適孫之爲祖故曾祖以上爲適曾孫以下亦皆期如祖之爲適孫不復差降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服悉同

夫之諸祖父母

注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愚謂云從祖祖父母則從祖父母該之矣不然則外字是從字之譌

夫之諸祖父母報

鄭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形
按馬季長云從祖祖父母旁尊故報也愚以外祖父母正尊
而外親故亦報也又經雖但言諸祖父母然從祖父母視此
矣故以爲文誤且脫者非

鄭又云或曰會祖父母會祖於會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會
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形按鄭意蓋以會祖爲會孫服
總于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會孫婦于夫之會
祖父母故從服總以夫爲會祖父母雖齊衰三月而正服則
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總也正服猶云本服賈以下二句
爲又言以明會孫妻之無服失鄭意矣愚謂以子爲父斬衰
三年婦從服齊衰期孫爲祖齊衰期婦從服大功九月例之
卽會孫爲會祖齊衰三月會孫婦之從服亦宜總蓋月數無
可降而衰降三等與婦及孫婦之從服衰麻年月各降一等
者亦同差也何必推本于小功而後爲總哉鄭已失之
彤按夫之從祖祖父母旁尊而外親故皆
報也從祖父母視從祖祖父母會祖父母夫爲之齊衰三月
從服亦總蓋從服之例衰與年月皆各降一等齊衰三月則
月數無可降降衰三等除衰之一等以償月數適二等爲總
三月會祖爲會孫總亦同此法必推本小功爲言者或慮不及此爾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

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八

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
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深衣小功布降服十升則練
冠亦十升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賈云上經當己
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按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
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
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
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
子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從父昆弟昆弟
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從祖祖父從祖昆弟從父
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皆此經所謂兄弟也蓋從
父以上爲祖父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長兄弟也昆弟以
至從祖昆弟爲己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衆兄弟也從子
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兄弟子也有司徹
謂之兄弟之後生姑姊妹爲父及己之女兄弟卽特牲饋食
禮之內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旁親之通稱故鄭以族親
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爲緦此大夫以下三人絕
緦則于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爲後謂我所爲之後之人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己爲

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報之如所爲後之親子可知也賈敖顧皆非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因降一等而及加一等也

朋友麻

鄭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賈云按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也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也又服問疏云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之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二疏于鄭注皆有當但賈以小斂亦弁絰孔以大斂及殯亦錫衰則又誤

按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又云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云未喪服未成服也孔云不錫衰則著皮弁服見雜記疏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

孔云哭成服後弔哭又喪大記云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鄭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要而論之凡弔服之輕重皆視主人之服節爲差始死主人笄纚十五升白布深衣而已故弔者朝服裼裘如故小斂後主人括髮素弁而加帶絰故弔者亦襲裘加武帶絰當大斂與殯又易朝服爲皮弁服而加弁絰也主人既成服則斬衰矣故弔者亦變而錫衰然則皮弁之不可施于小斂錫衰之不可施于未成服之時也明矣至大夫之哭大夫非當事亦弁絰者不全辟天子而少辟諸侯大夫於諸侯又嫌蓋亦皮弁

也通典賀循云大夫弔於大夫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不據雜記而云皮弁絰誤以居以出

鄭又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案羔裘玄冠不以弔亦見檀弓孔云小斂後不得吉服以弔小斂之前可以弔子游褒而弔是也下二句喪大記疏然則鄭破舊說蓋專指小斂之後爲言耳案家語云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于孔子曰禮乎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黃氏云案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孔云養疾者朝服始死易去朝服著深衣家語所載乃據弔者言之文同而意則異形謂黃說非也家語亦據養疾者服喪之節以明弔者朝服之不失檀弓即删取其文爾何意之異乎使養疾者深衣而弔者亦如之則嫌矣故知家語所載不據弔者而小據齊衰以下之親若主人則當去冠徒跣扱衽不惟易之而已去羔裘著深衣去乎冠著素冠是謂易之

形按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夫弁絰不全除天子而少辟諸侯也大夫之爲士蓋皮弁疑衰唯當事乃弁絰降於大夫之相爲矣若士於大夫士蓋弔哭亦弁絰焉朋友承上皆在他邦而及之謂其國自大夫以下之朋友不惟士也蓋大夫于爲士之朋友錫衰其不爲士者疑衰若德大而恩深則亦錫衰士之弔服惟疑衰於朋友不爲差改其裳以素兼避大夫也居與出皆素弁本疏云庶人弔服蓋白布深衣凡弔服皆既葬而除

敖云天子弔服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諸侯弔服二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皆用於臣禮國君不相弔則亦未必有朋友之服也疑衰也皆用於臣禮國君不相弔則亦未必有朋友之服是記益王爲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爲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此大夫於朋友之爲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則大夫於士若士於大夫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爲亦然按孟子堯以天子而友舜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友亥唐費惠公以小國之君而師子思友顏般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有友五人至如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故朋友不必其爵之同惟其有以成我而已既友之而賴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爲之服故是記雖王爲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也彤謂天

子諸侯之朋友而既爲臣則以臣之服服之天子諸侯之朋友而未爲臣則以朋友之服服之服朋友之服又必視其德之大小與恩之淺深而輕重之故德大而恩深者錫衰德小而恩淺者疑衰德大而恩淺德小而恩深者緦衰麻則同其朋友之既爲臣者雖主乎臣之服而必以朋友之服參焉大夫之相爲錫衰爲士疑衰固不假朋友之恩若大夫于朋友之不爲大夫士者則亦差其恩德而服之檀弓疏謂諸侯大夫等服朋友之服皆用士之疑衰誤士之弔服惟疑衰素裳則於朋友亦不爲之差矣凡此皆禮之以義而起而可必其然者也敖特未之思耳至云國君不相弔亦未必服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爲友邦遥哭之無殊于相弔與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

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絰是也遥哭而服弔服見檀弓疏彤謂遥哭之弔服即會遇相弔之服會遇相弔之服即國君朋友之服也何云不服哉又大夫于士固用疑衰裳矣士于大夫則疑衰而素裳不當服疑裳也又凡三衰首服者諸經皆用弁不用冠弁師注以弁爲素冠特假素冠以明弁之亦素耳非謂素冠可冠三衰也又諸侯亦有三衰司服疏可據又庶人未必服疑衰檀弓疏不若本疏之確敖說皆非

敖又云疑衰者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縷皆有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于吉升數與總錫同則疑于凶故因以名之按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疑衰十四升衰名謂疑之言擬也擬于吉通典譙周云用總麻布而灰舊作夾誤理之曰錫疑衰用錫布爲衣而素裳也彤謂放本于譙而勝于鄭按子夏傳總與錫皆十五升而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譙以錫爲用總麻布而灰理之雖視傳稍疎然疑衰即用錫布爲衣是布縷皆有事而升數無不同降于總錫之衰固宜如是也若疑衰果十四升則次在義小功之下反重于總錫且服制與總錫不類其誤決矣但言擬于吉亦不若兼擬于凶言之爲備疑衰之裳蓋如其衣之布譙以爲素裳亦非其正大夫疑衰裳正也士則疑衰素裳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此譙解錫衰所本

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鄭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彤謂大夫于大夫雖無朋友之恩亦弁絰服問云公爲卿大夫

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哭謂成服後弔哭葢又不獨當事然焉然則大夫于士無朋友之恩者惟當事弁絰而已喪大記疏云大夫士有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士於大夫士雖弔哭亦弁絰也鄭所大斂皮絰誤

云謂四者皆有朋友之恩則常弁絰葢天子常弁絰諸侯則否大夫士卑地遠不之辟不嫌也惟出行不絰爲師雖出行亦絰若公于卿大夫有師友之恩者常弁絰則僭上唯當事弁絰則寡恩其又弁絰以弔哭而皮弁絰以居與賈云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錫衰爲弔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弔故以錫衰爲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彤謂大夫于喪服絕緦若仍以緦衰爲弔是嫌也故寧用錫衰耳疑衰何嫌而不用乎且諸侯之弔服三衰大夫獨不可有二衰乎等而下之士惟一衰自不得用錫衰矣不用疑裳者非獨避諸侯兼避大夫賈釋益未盡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視四世之親屬而尤重也爲諸侯緦衰則等於四世之親屬矣此亦先王之精義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鄭于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

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形謂此條亦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于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緦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于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萬充宗因晉成粲之誤詳通典以此條證嫂叔之大功而謂鄭不能解賈强爲之解也不亦異乎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

敖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傳寫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文與形謂傳又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總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畧亦非言之序放誤也

鄭云君及卿大夫弔士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賈出注語唯作雖云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見其不足之意也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疑衰今又言士與大夫同錫衰者此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彤謂鄭意主錫衰而言故云唯賈意主皮弁而言故作雖通解續及楊圖並從賈但此注本因錫衰而及之主皮弁言者誤也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不當事則皮弁疑衰也此與文王世子注不相違與士喪禮注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于此士有師友之恩故得

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見有師友之恩故唯當事錫衰而已葢諸侯爲卿大夫常錫衰爲士唯當事錫衰爲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葬啟殯之時若大斂與殯則主人未衰弔者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冠不與君同葢當事弁絰也詳見朋友麻節

彤按卿大夫弔士當事葢弁絰與君殊非當事則亦皮弁疑衰也士妻弔服亦疑衰

終之也

鄭非敖是小記云齊衰惡笄以終喪謂婦人也

其冠六升

冠六升非獨飾首亦爲不成布則不能及葬

受冠七升

取沽功可及練而止且爲既練受衰之升尚當視其冠不容太輕也

今之喪冠內有巾外有梁冠梁之制以竹皮爲梁上黏麻布濶三寸每寸之中施草繩三條又以草繩爲武首尾搭項中圍三寸綴梁于上草繩皆兩股糾之武之前與兩旁各綴麻一片方三寸剪爲三條兩旁又各垂纊于麻片之下巾之前簷別以麻寸許反綴其上後爲縫此三年喪冠之制也期喪之冠巾前簷不綴麻後縫不反梁上草繩止一條武不綴麻不垂纊

今之喪服上衣袪袂與辟領闊中衰負版左右適之制並同于古惟長短濶狹有異耳衰下端翦作三條似非古制又衣下無裳而畧存兩旁之衽但古制燕尾在兩旁今燕尾乃在前後而中間又各綴以縱布一條前一條又縫裁爲兩又燕尾既在前後則直邊皆在兩旁兩直邊宜各相接而今制又于兩直邊之間各施縱布一條豈以四縱布畧存裳之意乎且縱布之下端又各翦爲三條皆與古異又古制裁衽留正方一尺今悉斜裁

凡縫皆向外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